



□陆耀明

黄土苍茫,天空澄碧,关楼雄伟。

我站在嘉峪关前,遥想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家小叔叔到东北出差,寄回一张黑白照片。当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照片时,我也挤着看热闹,听父亲说“这是在山海关拍的照片。”接着,他又叨了句:“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,西止嘉峪关啊!”那时的我似懂非懂,却记住了“嘉峪关”这个地名。

今年4月,我参加了一个甘青环线旅游行团,行程安排有参观嘉峪关。

进入景区先路过“九眼泉湖”,湖畔有座建造嘉峪关主持者冯胜的雕像。冯胜为明开国元勋,因战功显赫而被朱元璋封为宋国公。明洪武五年(1372年),征西将军冯胜追击元朝残部,在平定河西后凯旋班师,路经此地时见嘉峪关与黑山南北相挟,狭谷穿山,危破逼道,西有讨赖河之险可据,遂在此建关筑城,扼控咽喉。因关城立于嘉峪山之麓,故称嘉峪关。

在导游引领下,我们从东闸门开始依次参观。冯胜建关之初,只是一座占地2500平方米、城墙高6米的土城。其后历经168年的断续修建,至明嘉靖十八年完成关城现规模,总面积达33500余平方米,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关隘。

关城以内城为主,西宽东窄略呈梯形,城高10.7米,以黄土夯筑,雄伟坚固。城墙四角建有角楼,城墙南、北中部各建一敌楼,城墙东、西中部各开一门,上建城楼。东门称“光化门”,表示旭日东升,瑞气普照大地;西门称“柔远门”,表示明朝实行怀柔致远、安定西陲的治国方略。光化、柔远两门之外各建有瓮城围护。关城内建有游击将军府、井亭;东门外还有关帝庙、文昌阁、戏楼等建筑。

明弘治八年(1495年),在柔远门外又套筑了一道“凸”字形城墙,构成一个罗城(即外城)。在城墙应敌正面全部用砖砌砌,非常坚固。外城墙比内城高2.7米,嘉峪关正门和关楼建在与内城东西中轴的延长线上,形成了城外有城、迭门重城的格局。外城南北两端建有“箭楼”,用于观望关西、关南、关北的烽火。

我们来到内城西北的角楼,导游说:“大家从这里可以眺望嘉峪关的全貌。它由内城、外城和城壕三道防线组成重叠并守之势,特别是关城两翼的城墙,北与‘西部八达岭’之称的黑山悬壁长城相连,南与明长城的第一座墩台——讨赖河墩相接,与外壕、墩台、烽燧等一起组成的防御体系,依山傍水、地势天成,攻防兼备。这里既是明长城西端起点,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塞,素有‘河西咽喉’‘边陲锁钥’之称”。

那么,明长城从山海关一路逶迤西来,为何将嘉

峪关作为终点呢?导游介绍说,嘉峪关防线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的外围,有着更大的天险和天堑作屏障。

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衔接处,耸峙着一座绵延千里的高大山系——祁连山脉。它西起当金山口,东接六盘山和秦岭山脉,呈西北、东南走向,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,山体庞大,山势险峻,雪峰冰川广布,气候寒冷,地广人稀。因匈奴称天为“祁连”而得名。

祁连山脉向北至中蒙边境,主要是广袤无垠的大漠戈壁,但其南缘断续分布有马鬃山、合黎山、龙首山和雅布赖山等。这片山地东西长1000多公里,南北宽20~200公里,海拔1500~2600米。西部的马鬃山黑岩裸露,岩峰尖锐,山岭间地形平坦开阔,可东西向通行,南北向梗塞。马鬃山以东的山体较窄,南陡北缓,隘口较多,山形险要。这片山地与祁连山脉之间,自然形成了一条走廊地带,因地处黄河以西,故称“河西走廊”。走廊北侧的这片山地又统称为“走廊北山”。

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,西至玉门关,全长1200多公里,宽数公里至100多公里,沙碛、戈壁和绿洲断续分布。因受高山融雪影响,形成了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等大片绿洲,农牧业比较发达,物产丰富,人口较密,交通便利。控制河西走廊,可阻击少数民族侵犯中原,南可阻隔青海高原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联系,西可保障中原地区至新疆和中亚的古丝绸之路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汉代以前,河西走廊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经贸和宗教往来的古道,曾先后被西戎、月氏、匈奴等少数民族占领。为保卫河西走廊,汉王朝从贺兰山麓到敦煌以西,开始修长城、建关塞、屯兵戍边,据险防守,势力最远时可达玉门关和阳关。公元前121年春,汉将霍去病率军从陇西出发,渡黄河、沿大通河由门源一带进至河西走廊,在武威附近击败匈奴休屠王。同年夏,霍去病率骑兵数万出贺兰山,沿沙漠北缘绕道居延海向南作大迂回,经酒泉西侧东进,在张掖附近大败匈奴。同年秋,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归汉。收复河西后,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四郡,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。

宋、元以前,嘉峪地区有关无城,只起稽查往来行人作用。冯胜收复河西地区后,其势力曾西抵玉门关。后因国力所限,明王朝对嘉峪关以西地区难以投入更多精力经营,最终选择了以嘉峪关为明朝边界,但还保留着安定、阿端、曲先、罕东、沙州、赤斤蒙古、哈密等七卫,作为关西地区的前哨阵地和缓冲屏障。

吴家湾三韵(诗3首)

□梁延峰

吴家湾

故乡,从来都不会拒绝蓬头垢面的游子
吴家湾也是

花海,是革命家留下的乌托邦
是常伤者挂念中的疗养地

白鹭,江南战场美丽的交通员
曾经以水为镜,熟熬敌情,今已赋闲

楚树环绕的村庄,炊烟是倦鸟的消息树

赊来的一夜

月色可赊,蛙声可赊,矮矮的篱笆墙可赊
横径大米酿成的酒香也可赊

小木屋是为游客搭的,像小小的木船划过
旧梦,让江南一词可以在身边不停地摇晃

粉墙黛瓦的老屋藏在薄雾里。小康之家的
蔑箩中,深绿的茼蒿干微微返潮

翠冠梨树影下,飞累了的蝴蝶抿着
翅膀,小刺猬是偷吃蚕豆的惯犯

多么祥和的水乡之夜,依然有辗转反侧的
疼痛。如此大美之地,终有一别

幸运花海

长江是流水的哈达,吴家湾
是格桑花的飞地

这些来自苦寒之地的野丫头,聪颖,乖巧
像前来省亲的林妹妹

被江南呵护
邂逅命中注定的知音

为每一朵小花都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
把她当女儿,或者曾经错过的女生

秋高蟹正肥

□申功鼎

“西风响,蟹脚痒”,每年农历九、十月正值螃蟹黄满膏肥之际。美食家们“秋天以吃螃蟹为最隆重之事”,苏东坡向来心直口快:“不识庐山辜负目,不食螃蟹辜负腹。”陆游馋蟹馋到老眼放光:“蟹肥暂辍馋涎望,酒绿初倾老眼明。”梅尧臣的描述更是细腻传神:“满腹红膏肥似髓,贮盘青壳大于杯。”最绝的当属“蟹痴”李渔,他嗜蟹如命,家里自备七四十九只大缸,装满螃蟹,无一日不食螃蟹。还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醉蟹,留待冬天食用。可见,螃蟹这玩意儿有多味美诱人。

清代顾乐在《清嘉乐》写道:“河蟹以苏州、太湖、吴江、常熟产为上品。”苏州盛产河蟹,由来已久,早在春秋时期,吴国螃蟹成灾,素有“稻蟹不遗种”的骇人传闻,螃蟹不光吃稻谷,连稻种也吃尽。《平江记事》载:“吴中蟹厄如蝗,平田皆满,稻谷荡尽,吴谚有‘虾荒蟹乱’之说,正谓此也。”深恶痛绝之下,苏州人与“八只脚”斗智斗勇,终于,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沦为当地人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,秋意正浓,便“无蟹不成宴”。

喜欢将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苏州人吃起蟹来也颇有讲究,倘见人拿起螃蟹不分三七二十一就塞进嘴里胡嚼蛮咬,便会嘲笑他“牛吃蟹”,意思是暴殄天物。旧时光里,老苏州的豪门大户吃蟹自有一套工具,唤作“蟹八件”:腰圆锤、长柄斧、签子、长柄勺、镊子、剪刀、剔蟹、盆,这阵势倒不是“作秀”,它们有着垫、敲、劈、叉、剪、夹、剔、盛等多种功用。我叔祖母的箱底就有一套纯铜打造的“蟹八件”。每当热气腾腾的大闸蟹端上桌,老太太就戴上老花眼镜,先用剪刀剪下两只大螯和八只蟹脚,再用腰圆锤对着蟹壳四周轻轻敲打一圈,接着以长柄斧劈开背壳和肚脐,随后拿剔蟹、针、钳、锤、或剔或夹或叉或敲,逐次取出橘红的蟹黄、乳白的蟹膏、雪花状的蟹肉,一件件“兵器”轮番上阵,一样样功能交替发挥,在“蟹八件”的神助攻下,将“大卸八块”的蟹黄、蟹膏、蟹肉一起放在蟹壳内,蘸上调好的“葱姜醋”,端起蟹壳子倒入嘴里,一下子吃得干干净净。那丝丝缕缕的蟹鲜味漾在唇舌间,简直妙不可言。在苏州,吃蟹成了一件妙趣横生的风雅之事。我看叔祖母,每吃完一只螃蟹,足足需要花费半个小时。蟹肉极不易保存,当年,我大伯去北方求学。一入秋,对家乡的大闸蟹念兹在兹,祖父买了一笼螃蟹,将蟹肉和膏黄剔出来,熬制成蟹油,密封在锡罐里,邮寄给远方的爱子。直至今现在,父亲也经常

随着土鲁番和蒙古势力的进逼,关西七卫被迫东迁,嘉峪关防线逐渐暴露。与此同时,嘉峪关在建关后的一百多年里,被不断加固扩建并修筑两翼长城,至明嘉靖十八年(1539年)形成了现有防御体系。河西走廊东西狭长,三面受敌,民族关系复杂,西有土鲁番进逼、北有蒙古侵袭、西南有鞑靼骚扰,故嘉峪关战事频繁,防守压力巨大。

《甘肃通志》称嘉峪关为“诸夷入贡之要路,河西保障之喉襟”。元明以前,西域使者进贡都要经过玉门关。明筑嘉峪关后,玉门关逐被废止,嘉峪关成为哈密进入河西走廊、西域贡使前往中原地区的唯一法定路线。在明代,“开关通贡”是一种外交姿态和方式,而“闭关绝贡”也是其震慑四方的手段。至清代,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到达新疆的一条重要商路,新疆的棉花、葡萄、羊、马、骆驼、羚羊角和南疆的玉石等经此运往内地;内地的茶叶、丝绸、棉布、瓷器、药材等也经嘉峪关运往新疆和中亚各地。清嘉庆年间,新疆各地相继建立朝贡贸易点后,嘉峪关遂失去了统筹控制朝贡贸易的作用,开始转向日益增多的往来商旅征收关税,成为控制贸易的主要关卡。

嘉峪关有过记载的历史人物有张骞、霍去病、班超、玄奘、马可波罗、林则徐、左宗棠等七位。清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林则徐因禁烟获罪,被贬新疆,1842年10月途经嘉峪关时,曾留下“长城饮马寒宵月,古戍盘雕大漠风。除是卢龙山海险,东南谁比此关雄”的诗句。清同治五年(1866年),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镇压河西地区回民暴动,确保兵员物资运输通畅,修筑了从陕西长武至嘉峪关全长3000多里的陕甘大马路,路旁遍植柳树(俗称“左公柳”)。后为西征新疆阿古柏政权,又将陕甘大马路西延至新疆,北路直抵精河,南路直达喀什。收复新疆后,他还在嘉峪关整伤军务、维修城墙和关楼,加强税收管理,并手书“天下第一雄关”刻匾悬于关楼之上。

参观结束前,导游对我们说:“嘉峪关的历史,既是中华民族抵御边境侵略的历史,也是中华民族经略西域和中亚的历史。”站在嘉峪关外,南望祁连绵亘千里,雪峰玉立;北瞩龙首黑山如墨,长城蜿蜒;西瞰苍茫大漠戈壁,浩瀚连天。当我们踩着光滑的石板路重新走进关城时,仿佛听见了当年驼铃叮咚、战马嘶鸣、胡笳愁绝、刁斗催晓之声,仿佛看见了持节使者、商贾驼队、虔诚信徒东来西往,穿关而过。

如今的嘉峪关虽已失去了边关要塞的军事价值,但穿行在河西走廊的兰新铁路和连霍高速仿佛在告诉我们,这条古丝绸之路正在展现其蓬勃的新姿!



剔蟹粉、熬蟹油给我做蟹黄面吃。

我家乡的“阳澄湖大闸蟹”因体大膘肥、肉质膏腻而跻身“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”,誉满天下。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里的刁参谋长有句台词:“命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,按市价购买。”这大概是最早给阳澄湖大闸蟹打的广告了。外地亲友问:你们那里当地可以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?我可以摸着良心,很负责地告诉你:市面上打着“阳澄湖大闸蟹”招牌的,十有八九是“西贝货”。

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,倒是吃过一次地道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乡下的亲戚送货上门,一共六对,六公六母。每只都在五两上下,“青壳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”,个个张牙舞爪、孔武有力。上等螃蟹最宜清蒸——方能最大程度锁住蟹肉的鲜美。放入蒸笼内的螃蟹尤自作了一番垂死挣扎,得用四只大铁夹夹住锅沿边,蒸煮过程中,用手压在锅盖面上十几分钟,听得里面杳无声息,方才松手。

煮好的螃蟹一上桌,我便迫不及待地掰开蟹壳,大块朵颐起来。那油汪汪的蟹黄、蟹膏流了满手。清蒸的螃蟹须趁热吃,一则,螃蟹置久变冷后会产生腥味;再者,冷螃蟹吃了极伤肠胃。且螃蟹性寒,吃蟹前后最好喝上几口热酒活血暖胃,中和一下螃蟹在体内形成的寒气。姜、醋这两样也是吃蟹的“黄金搭档”,大块黄白相间的蟹肉蟹黄汁水丰盈,蘸上姜醋,一口下去,蟹膏肥美丰腴,呈半透明流脂状;蟹黄金黄流油,吃起来口感沙沙略似蛋黄;蟹肉更似白玉,鲜嫩饱满,一股子无可名状的鲜劲在唇舌间荡漾开来,难怪当地有俗语:“蟹一上桌百味淡”。

汪曾祺是公认的“吃货”,他的家乡高邮亦属“鱼米之乡”,盛产虾蟹之物,按说大有机会“一亲蟹泽”。奇的是,我翻遍整部《汪曾祺全集》,却没有发现一篇专门写螃蟹的文。思索半日,大概是蟹味已妙到无法用笔墨来描述,好到没法说的程度了吧!

父亲的煤油灯

□程玉玲

在我的记忆深处,一直定格着一幅画面。一副宽边眼镜戴在清瘦的脸颊上,使得已不再年轻的身形更显得文质彬彬,只见他一手拿着抹布,一手拿着煤油灯的玻璃罩,对着亮光仔细、反复地看,哈一口气又擦拭一下,直到满意为止。这就是我童年眼中的父亲。也许是苍天的轮回,我也不再年轻了,所以这幅画面无数次地出现在我脑海中,让我一次次地忆起“暖男”父亲。

那是一盏玻璃材质的,似花瓶般的煤油灯。底座上面是一个芊芊的细腰,细腰上面是个能装下煤油的大肚子,再往上是金属做的如莲花般盛开的灯头与灯口,长长的鼓鼓的明亮的玻璃罩就卡在莲花般的四个花瓣上,灯头的一侧有个可调节灯芯的旋钮,以控制灯的亮度。为了让家里能明亮些,每天,父亲都会擦拭玻璃罩。他先是用报纸把玻璃罩里的黑烟灰粗粗地擦拭一下,然后一次次地哈着气,一遍遍地擦拭着,最后对着亮光反复查看玻璃罩上是否有漏网的黑灰,直到满意才肯罢手。那专注的神情就如同他在门诊看病入一样,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。父亲是一位医生,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全科医生,他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。在那饱受自然灾害的岁月里,生活物质已经十分匮乏,更别说生病就医,面对诊疗困难的病人,他常常自掏腰包替病人付药费,他不仅有高超的医术,更有一颗善良的。我从小就耳闻目睹父亲的高尚品格,所以也秉承了他的品德。

每到夜晚来临,绚丽的灯光,敞亮的屋子,温暖的四口之家。那个时候姐姐和哥哥住宿在学校,家里就是我和妹妹、爸爸妈妈。我们围着灯光或看连环画、或识字、或听父亲谈古论今,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……父亲也会与母亲谈论当天门诊上的一些事情。我还常常会问些莫名的问题,人怎么不长翅膀,小孩到什么时候才长大?等等,父亲的肚子里装了好多好多的学问,怎么问也问不倒他,这就是我难忘的童年幸福生活。

因为母亲要照料年幼的妹妹,自然爱的重心也就偏斜了。就这样,我比妹妹获得了更多的父爱,而父亲是那般地宠溺我,他不似母亲般会表达爱意,而是将爱融化在行动里。

记得我20岁时离开家,去了千里之外的地方继续着上山下乡的生活,由于人生地不熟,常常想家,更由于母亲的早逝,我常常会想念年迈的父亲。那年头全靠书信往来,我每每收到家书,不待撕开信封,早已是泪流满面,一封来信,不知要反复看多少遍,念家之情可见一斑。

父亲的来信不仅从生活上关心我,还从思想上精神上教导我,鼓励我,坚强、自信,要坚持不断学习,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,由此我也更明白知识的宝贵,努力学习的意义。

还有一次,我千里归家,因火车晚点多时,当我离开灯火通明的车站,往家的方向走时,只觉得天越来越黑,越来越看不见回家的路。家,其实是哥哥嫂嫂上山下乡后住的农民的家,坐落在小山坡上。父亲退休后就随哥哥嫂嫂住,真应了那句话,父母在哪家就在哪。慢慢地,眼睛习惯了黑暗,但四周万籁寂静,只有不时传来的虫鸣声,我不禁有些害怕。我加快了步伐,脑子也在飞快地转动,回忆起以前家里不管谁外出,而且不管住哪个方向,父亲都会时不时地看着手表,喃喃自语:“车到某某站了,车已过了某某站……。”那时的我特别崇拜父亲。想到这,我也暗暗自语:“爸爸呀爸爸,这次你总算了吧?你没算到火车会晚点吧?而且晚了这么多时。”不知不觉已朦朦胧胧地看得见村庄了,夜已深沉,小山村已安静地熟睡了,偶尔有哪家的娃夜啼几声。突然,远远的我看到一家人家有灯光,仔细辨认那就是我家,那是父亲在等我,仿佛眼前已是一片光明,瞬间热泪流满全身,泪水夺眶而出。我脚底生风,一路快走,到家时已过夜半,我轻轻地敲击了一下木窗,又轻轻地唤了一声:“爸爸。”只听见下一声:“玲儿回来了。”真是爱子心无尽,归家喜及辰。进门来,只见父亲拧亮了煤油灯,灯芯闪烁着灯光立刻明亮了整个屋子,家的温馨,父亲的慈爱再一次涌入心田,我望着熟悉的煤油灯,玻璃灯罩还是那样干净明亮,我仿佛一下又回到了童年的幸福时光。灯光下,父亲忙不迭地嘘寒问暖,灯光下,我仔细望着我魂牵梦绕的父亲,一年不见他已满头白发,父亲老了,灯光下,背也驼了,不再挺拔,不再伟岸了。童年往事似幻灯片般在眼前飞翔,时光荏苒,弹指之间岁月的洪流卷走了父亲的大好年华;光阴似箭,眨眼的工夫岁月在悄悄间已褪去我孩童的稚嫩,当年那个期待快快长大的女孩,如今已悄悄地长大成人。望着父亲,我深情地唤了一声爸爸,并迅速转过头抹去泪水,将父亲喜欢吃的采芝斋糕点双手奉上。

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早已实现,万物互联的现代生活也早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而我,还是忘不了那盏温暖明亮的煤油灯,它可以让我摆脱黑暗,走向光明;它可以让我在寒冷中感到温暖,在迷茫中看到希望,在折翼时找到继续翱翔的动力。父亲的爱就如那夜的灯光,深沉而又火热。忘不了,那融在灯光中的父亲,更忘不了那融在灯光里的父爱。